

忽如一夜

徐珊◎著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忽如一夜

徐珊◎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忽如一夜 / 徐珊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8.11
ISBN 978-7-218-12476-6

I . ①忽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1283 号

HU RU YI YE

忽如一夜

徐珊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曾白云

封面设计: 万 斌

责任技编: 周 杰 吴彦斌 易志华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州市浩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: 8.5 插 页: 1 字 数: 160 千
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1487 邮 购: (020) 83795240

作者简介



徐珊，江西南昌人，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。曾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，散文作品多次选入年度优秀散文选本。

2004 年与广东漫画家合作出版漫画绘本《幸福圆圈》。

2013 年出版《大自然的孩子——梵高传记》。

2014 年至今，任《清远日报》作文版版主。

目 录

壹

忽如一夜 / 2

私人地图 / 14

流言 / 19

不要走太远 / 24

沉默不是办法 / 27

肩膀上的手 / 31

差异 / 34

意淫的外号 / 37

虚无之旅 / 42

音乐三章 / 46

爱过的歌，爱过的人 / 52

贰

师话实说 / 62

绝尘圣地，静我心仪 / 80

纸条年代 / 102

热闹的记忆 / 109

剪趾甲 / 115

幸福铃声 / 118

玫瑰 / 121

暑假 / 124

城市里的身体 / 129

生活这样艰辛，我却如此好奇 / 133

少年心事当拿云 / 136

叁

新女性的关键词 / 140

坚决贯彻三个坚持 / 151

情恨洛丽塔 / 154

多了一只眼睛 / 158

飞翔的记忆 / 161

一个人的尾巴和心脏 / 165

蜗牛的家 / 169

亲亲玉兰 / 173

抒情与反抒情 / 176

肆

史铁生 / 186

有声有色、如雾如梦地游离人生 / 198

我的丁一之旅 / 211

想像、言说与信心 / 215

生动的刺绣 / 221

请正经地站起来 / 226

新人类成长的代价 / 231

擦拭诗歌的锈 / 235

心灵的智慧 / 239

奔跑中的生命意味 / 243

艰难的表达 / 246

心灵的栖居 / 249

财经为纬，爱情为经 / 252

魔幻的成长 / 256

后记 / 263

壹

- 忽如一夜
- 私人地图
- 流言
- 不要走太远
- 沉默不是办法
- 肩膀上的手
- 差异
- 意淫的外号
- 虚无之旅
- 音乐三章
- 爱过的歌，爱过的人

忽如一夜

“我在这里二十年了！”一棵特别的芒果树，在一个普通的深夜，把我从梦中叫醒。

这真是一棵与众不同的芒果树。他居然把叶子梳在树枝后面，很酷地靠在厨房的窗户上，深情地看着我。

我看看窗外，看看他，轻轻地说：“我也在这里二十年了！”

芒果树

1995年我进华师时，校园里的树比现在要多要高。

有一年，不知为什么，青松路上的一百棵松树全被砍了，换成人面子树。没多久，参天的木麻黄树也被砍了，横

七竖八躺在路中间，一身的魁梧平铺成一地落魄。还有一年，仿佛一周之内，六夜之间，绿色的草坪如汹涌的蘑菇般覆盖了校园，而有些树就在一夜之间不见了。

但芒果树似乎越来越多。

还在东区时，我住在五楼最靠东边的学生宿舍里，围墙外走廊边聚集各类树，挤着长，拥簇成森林的模样。有一天，我和男友吵架，抓起花瓶就想往窗外扔，不知为什么，突然间就迟疑了，然后跑到阳台，瞅准了地方，朝着最茂密无人的地方轻掷而去。第二天，我一早就去草地上把完好的花瓶抱了回来。一切都在想像中，也在预料之中。青色的玻璃瓶在黑色的夜空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，顺着—棵芒果树轻轻滑落，穿越了泥土的清香梦境，在一个明亮的早晨重逢了自己的主人。

读书的三年很快，日子就如这青色玻璃，偶尔被轻狂放掷，却总会在莫名的迟疑之后回归如初。

读完书，就搬去中区住单身宿舍。中区在学校应该算是最具古典气质的，树多苍老，地常潮湿，墙上布满斑斑点点。中区的雨季似乎要特别长，总是笼罩着一层江南氤氲之气。我们的宿舍有着共用的长长走廊，外面也站立着零散相望的芒果树。那时候，大家都在走廊里做饭，油烟在彼此的房间串门，在热闹的芒果树之间撩来绕去。

那时的日子真是惬意，做饭上课看书写字，平日也不会

特别留意芒果，但雨一下，一切就不同了，觉得自己也是身在诗意。古人听的是雨打芭蕉，我站在油烟袅袅的五楼前听的是雨打芒果。嘀嗒嘀嗒，嘀嗒嘀嗒，想听出马蹄声就有马从原野上来，想听出江南美丽的错误就有错误露出矜持的笑脸。

不下雨的时候，当芒果丰满了，幽静的中区能见到许多陌生的人。有学校的清洁工，有调皮的少年，有居住附近的老婆婆，还有不明身份的人。他们拿了长杆和塑料袋，踩在自行车上，敲打和套取芒果。那些碎的芒果他们是不要的，完好的才放进带来的大袋子里，旁若无人，一眨眼工夫就全部消失了。每每这时，看见一地的残枝败叶，我总会生出一些莫名的愤怒，这些芒果不是我的，但也不是他们的啊！

其实，并不仅仅是愤怒。

有一次我上课回来，太累，门没关，直接睡着了。等醒来后，放在茶几上的包没了。所有的银行卡和身份证都在里面，现金并不多。我绝望地写了一封楚楚动人的告白信，挂在芒果树上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希望对方把卡都还回来。没料到，第二天，除了包和现金，卡真的都回来了！

如此戏剧化的情节，不禁让我的想像力如诗歌一样绽放。

谁呢？会是谁呢？会是怎样的小偷，给回我所有的卡？是那个眉头没展开过的清洁工？还是那个总穿回力球鞋的送

水师傅？或者，就是那个每年都拖着长杆来取芒果的瘦个少年？……这些问号，挥之不去，常常在寂静之时分行分段，站成似是而非的朦胧诗的模样，而神秘的小偷则幻化为一个浮肿的芒果，悬挂在油烟缭绕的走廊外面，带着充满暗示的眼神，如一个乐观矍铄的象征、一个令人敬畏的隐喻。

四年之后，象征和隐喻消失了。我离开了中区，搬到北区住，此时的我已经失去了对神秘的偏好，也不太理会命运的暗示，从生活中长出来的象征和隐喻，终究要被生活彻底覆盖，何况，此时的我，终于拥有了一间真正的厨房，一间窗户外面依然站满了芒果树的厨房。

北区和中区差别很大。中区陈旧而幽静，北区不一样，有新草坪新房子，还有新的华南快线，人声鼎沸，非常热闹。而且，幼儿园也在北区。北区的草坪上，每天都能看到娃娃们像球一样到处滚着，像花一样，忽如一夜开，一茬又一茬。

2014年的秋天，我自己的娃在北区草地上翻滚，我则在厨房里给他做饭。掐菜淘米剁肉，却意外地在炒鸡蛋时出了差错，酱油瓶从湿润的手中滑落，咔嚓一下，碎了一地。恰巧，书房那时正播放着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

“时间都去哪儿了
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
……”

终于没忍住，眼泪止不住地顺流而下。

我知道，其实，一切都不在想像中，也不在预料之中。十七年之后，那个青色玻璃瓶终究还是碎了。它划过一道漫长的美丽的弧线，从东区那棵最温柔的芒果树飞过，从中区的油烟袅袅的芒果树上飞过，穿越了一个个空瘪欲坠的象征和隐喻，摔倒在我北区的厨房里，躺在一地的酱色的液体里，化作一堆破碎的潮湿的忧伤的问号。

时间都去哪儿了？那个把卡还给我的小偷去哪儿了？那个被打落在地上无人收捡的芒果都去哪儿了？

那些让我一直相信自己与众不同，一切都可以失而复得的象征和隐喻，你们都去哪儿了？

异木棉

学校的校花是紫荆，开得多的也是紫荆，但比紫荆更好看的是异木棉。异木棉数量不多，傲居在高教村的楼下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红一白两株，相隔不远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个羞红了脸，一个愁白了头。学校甚是珍爱，在树上慎重地挂了个牌子，上面写着他们骄傲的名字：美丽异木棉。

虽是两株，我和宁却认为那是千树万树，每一年的冬天，忽如一夜，漫天盛开。

宁住的阳台正对着异木棉。2003年，她来学校的时候，我正像一只蜥蜴，白天清新，晚上忧郁，自己和自己玩

着文艺青年的捉迷藏。宁来了，我们一拍即合，两人一起捉迷藏。

我们捉迷藏的路线一般是从北区的玉兰路出发，然后绕过西门的桃李园、一课教学楼，走到异木棉，再绕过校医院，穿过水杉伫立的紫荆东路，回到玉兰路，然后又走到文化广场的孔子像，再绕回，最后落在小学的湖边。这之后，我们便围着一面湖水，牵着一双影子，绕无数的圆圈。我俩一边走一边说，什么都说，童年和故乡，文学和幻象，还有男女和段子。刘瑜说，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，我和宁，两个人，也像一支队伍。

我们这支队伍并不简单。宁从高原来，是真正见过世面的，从小就在很多树上摘过果子，在很多河里捞过鱼，真正知道树怎么长，长多高，河怎样流，流多远。我在江南的楼里长大，感官迟钝，只好务虚，在比喻里抱住一棵树，在通感中触摸一条河。遇见宁，是我的幸事，也是我精心打造的修辞世界的幸事，我所有的比喻和通感终于知道了自己是从哪里来，于是欢天喜地，尘埃落定。

异木棉后来出名了，在冬天湛蓝的天空下，被慕名而来的人团团围住。恰恰异木棉的花期不算短，游人也甚少失望，于是，人愈发络绎不绝，花也开得绵绵无期，好像这又是一个地久天长的冬天。

异木棉出名后，我和宁也各自都忙，没有时间一起捉迷

藏了。但凡我们看见异木棉时，我都是要去菜场，而宁则是要去开会。这时我才醒悟，这世上最会捉迷藏的是命运。命运让时间装扮成一个倔强的中年男子，他英俊冷酷，低头前行，握着拳头。他不让我和宁能够同时相约一个日子，一起去买菜，或者一起去开会。

一个人买菜，一个人回家，一片叶子找到春天。

回家的路并不长，却有些曲径通幽的韵味。我要先穿过南区的几条小巷，回到北区的花坛，然后再绕到玉兰东路，走到尽头左转，便到了离家最近的一条小路。小路没有名字，却是我眼里北区最美的路。几十棵细叶榕，分立路两旁，葱葱郁郁，枝叶围合，染出一片绿色苍穹。华师的春天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吧，从榕树娇嫩的绿开始，绿到盎然绿到闪亮，绿到玉兰等急了，夏天便开始以洁白的姿态在五月早早地出现，然后又白又绿，绿了又白，一直到秋天把南区的水杉染成黄色，一直到美丽的异木棉在冬天华丽登场。

这么重要的一条路，居然没有名字！要知道，这世界上好的故事都是给好的名字的。那么，玉兰东路尽头的这条小道，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名字，就叫做“春天”呢？

十年前，春天里的细叶榕还是瘦瘦的小小的，大风一刮，摇头晃脑，娇憨天真。十年之后，他们长得挺拔俊秀，大风吹来，翠绿飞扬，从枝到叶曼妙轻舞，优雅迷人。可是，十年之后他们却不知不觉被取了世界上最难听的名字。

西边那一行是“No.21到No.35”，东边这一行是“No.36到No.65”，有些还在脖子上挂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固位勿占，暂借留电”或者“固定车位，请勿占用”。十年之后，他们成了停车位的一堆数字。

没有名字也就罢了，沦为数字，这实在让人心疼。我真想给他们取上好听的名字。我说：“数字多没劲啊，都取个漂亮的名字吧。你看，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些名字。‘喀秋莎’‘黛二’‘冉·阿让’‘匹诺曹’‘绿蒂’……”

我还没说完，他们粗鲁地打断了我：

“麻烦！”

“难听！”

“矫情！”

声音最高的是No.33号吧，平时他最无言，最静谧，好像他不是一棵树，而是一根草，一堵墙，一面光滑的镜子。

草呢，喜欢贴着地长；墙呢，可以想着一扇门；镜子别无选择，肚子里装的都是别人的故事。只能这样了，这些数字化的榕树，没有新名字，没有好的故事，剩下的事情，就是安静地等待一个又一个的春天。

2006年，这一年的春天特别好看。每一天，所有的榕树都神采奕奕，在午夜十二点，准时走进我的梦里，为我带来水晶鞋和南瓜车，为我写好一首送给小王子的诗歌。

只有这么一天，夜色没有那么黑，我还没来得及穿上水

晶鞋，No.33就披枝带叶，慌里慌张地闯了进来，拉起我就往外跑。

“快，快，你妈妈来了。你快去接她。”

妈妈真的来了，她羞涩地站在学校的玉兰路上，又瘦了。妈妈穿着我给她买的橘色毛线外套，挎着我不再用的黑色皮包，温柔地看着我。玉兰花瓣片片落下，妈妈伸出双手，笑得像少女，

“小珊，快来看啊，这是下雨啊，下花瓣雨啊。”

玉兰路

玉兰路是华师最长的一条路，幽静清新，笔直通畅的大道旁种满了玉兰树，花开时随处可见透心的洁白，不开花则满眼都是沁凉的绿。整个漫长的夏天，因为玉兰，有了微醺的浪漫。

妈妈最喜欢玉兰路，走在这条路上，心都是柔软的。她一向爱的就是这些简单素净的事物。

2002年是复杂的一年，也最艰难。妈妈又及时从老家赶过来陪我。我们沿着玉兰路天天走，慢慢走。有一天，风吹过，玉兰花瓣片片飞舞，落在我的眼前，妈妈的头发上。妈妈的头发有些已经白了，其中有几根特别调皮，躲在白色花瓣的后面，眨着眼，

“找我啊，找我啊，看不到了吧。”